

热浪奔腾

“上海在跃进”文学创作集

第一集



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热 浪 奔 騰

——“上海在跃进”文学创作集第一集——



內 容 提 要

自从中共上海市委发出为完成 120 万吨鋼而努力的号召以后，上海工业战綫上出現了一个嶄新的跃进的形势。这里所收的十一篇特写，从不同的角度，生动地反映了上海跃进的新面貌，表现了上海工人敢想、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和冲天干劲。

热 浪 奔 騰

——“上海在跃进”文学創作集第一集——

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編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 155 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

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0071

开本 850×1153 耗 1/32 印型 4 11/16 字数 102,000

(1958年9月第1版印 10,000册)

1958年12月第2版

1959年2月第3次印刷

印数 20,001—30,000 定价(八) 0.48 元

目 次

热浪奔騰	吳 强 (1)
青春的笑声	赵 自 (20)
“卫星”在清晨升起	峻 青 (34)
青年“卫星”营	曉 立 胡万春 (46)
奇迹是人創造的	水渭亭 (55)
修改不完的规划	黄宗林 (70)
奔騰	張 英 (80)
心里开了花	揚 波 (95)
創造奇迹的时代	巴 金等 (105)
我們时代的灵魂	唐 弢 (125)
拿住“拦路虎”	丰 村 (131)

热浪奔腾

——偉康袜厂大跃进的情况报告

吳 强

一 可不能小看这个小厂

在綠化的肇嘉浜路上，有一家袜厂挤在許多工厂和作坊的夹縫里，厂地狹小，厂房又小又低矮，只是几間最普通的旧式磚地瓦頂的房子，象許多厂所有的高門樓子、大鉄門、引人注目的招牌、聳入空中的烟囱等等，这个厂一样都沒有，是不用說的了。

厂名叫公私合营偉康袜厂，生产九个花色品种的孔雀牌袜子。低矮的門檐下面，挂着个木板做的小牌号，門牌是肇嘉浜路366号。今年“五一”劳动节，在門前临时搭的牌樓柱子，原是大紅色的，現在已經斑駁，柱子上“勤儉建国”“勤儉持家”几个大字，也已給雨水淋刷得看不清楚了。門里竹架蘆席棚子，遮不住太阳，擋不了雨；两排矮小的車間当中的一条走道，两个人并肩走路都有点儿不方便，又在走道两旁，放着茶水缸、痰盂罐和其他用具，有时候，还有些工人坐在那里拆罗紋、織补产品、修机器。从正院通到后院的小走道，更是狹窄得只能单人通过，两个人对面走，就必得有一个退回去，讓对面的一个走过去，然后再走过来。

全厂共有矮小狹窄的厂房、車間大小二十間，占的地方只有

两百平方公尺，却摆了自动罗紋机十台、縫头机四台、手搖織袜机二百二十八台。大跃进以后，又加进二十一台电动織袜机。厨房、办公室、吃飯間、党支部書記、厂长和一部分职工的宿舍也在这里。除去烘袜間、整理部在另一个地方工作以外，全厂二百十二个职工就有二百个人在这个小天地里劳动生产，制出各种花色的袜子，送到市場上去。

“海水不可斗量，人不可貌相”。对这个小小的看来是十分簡陋的袜厂，可也不能小看和輕看了它。

說是海，这儿确是热浪奔騰的火海，比作人，这个小厂确是鋼鉄熔鑄起来的集体的巨人。

在这个小工厂里，二百多个职工，不息地辛勤劳动，忘我地奋勇苦干，真象是二百多个海軍水兵，駕駛、操縱着一条战艦似的，升起熊熊爐火，开动推进机，吊起大炮，人人手拿武器，个个精神抖擻，不分日夜，不問晴雨，在海洋上乘风破浪，朝着敌人攻击前进。

二 搖来了一面流动紅旗

現在，手搖織袜机还是这个厂主要的生产工具，絕大部分特别是女劳动力，还是使用在手搖机上。

她們有的搖了三年、五年，有的搖了二十年，有的搖了三十年，象徐金蓮老媽媽已經搖了四十二年了。她們是那么喜愛，又是那么熟練地搖着。自己生的孩子，只要拉扯上一年两年，就会走、会跑、会吃、会說話了，手搖織袜机却是个死东西，摆弄它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还是那个老样儿、旧脾气，你不搖，它不动。搖啊！搖啊！天天搖，年年月月搖，从早晨七点鐘，搖到下午六

点，除去中午吃饭和短暂的业余时间以外，整整地劳动十个小时。有的，大清早就来了，就喀噠喀噠地搖了起来，有的到夜晚十点、十一点还在搖，忘了家里有孩子等她喂奶。中午，鐘声一响，她们慌慌忙忙地走到吃饭間，有的坐，有的站，慌慌忙忙地吃了飯，飯碗一丢，又慌慌忙忙地坐到机器旁边，搖起了手搖柄，手搖柄給她們的手汗浸透了，給她們的手磨得越来越光滑越細小了。机器排得那么密，一个連住一个；人挨人，肩并肩，坐得那么挤。屋子既是那么矮小狹窄，窗子当然不大了，而且东車間的窗外有酱园店的高大牆壁，西車間的窗外紧貼着咸菜作坊的屋檐，擋住了风，遮住了光亮。汗水在臉上，身上川流不息，喀噠喀噠的机械的声响，震蕩在耳朵里、脑子里，可是，她们越搖越有劲，生产量越来越多，次品几乎絕了迹，全厂統計：正品率达到了百分之九九·七七。一九五六年的春天，是个不平凡的春天。对資本主义工商业、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，把她们帶上了新的道路，她们从十二个最少四个人最多二十五个人的小小厂，集中到现在这个厂的大家庭里来。在那以前，她们过的日子，比解放以前好了不少，可是还有许多苦恼。常常是三天打魚，两天晒网，要么搖半个月、歇半个月，要么日夜加班加点，赶工赶貨。工資发不足，一拖再欠，是常有的事，厂主苛待她们，剝削她们。在那以后，她们来到了肇嘉浜路，私营企业社会主义化了，她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路，生活有了保障，看病有了保健站，生孩子有了产假，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光輝照亮了她們的心。她们在劳动中笑了，她们的气力大起来，手搖机轉得快了，断头少了，袜子的花色多了，每天織二十双的，一跃跃到了三十双、三十二双、三十六双，用她们自己的話說：“阿拉从前是替資本家做的，今朝是替国家跟阿拉自家做的。”

男工們、女工們，黨支部書記、廠長、工會主席，黨員、團員們一股勁地實干苦干，為着社會主義，愛廠勝過愛家。他們幾乎人人會織襪子，同時又還精通多種勞動技術。木工、泥水工、竹工不用到外面去找。涼棚自己搭，屋子漏雨自己修，廁所間的水泥地自己做，拆牆頭、挖陰溝，搭個小房子，都是自己干，用不着花一分工錢。漆牌樓、門窗，公方廠長高永寬是漆工出身，每次他都親自動手，帶着別人一起做。“手搖機，呆東西，蠢頭笨腦沒出息！”有人這樣說。聽說，十家手搖機襪廠十家虧本，上海市電機襪廠一年盈利二十萬元，手搖機襪廠一年的虧蝕正好也是二十萬元；好比是老麻雀喂小麻雀，小牛吃老牛的奶；電機养活手機，手機靠電機吃飯，仿佛已經成了不可改變的規律。然而，走上了新路的偉康襪廠的職工們卻一定要打破這個規律，立下了志願：“吃飯靠自己，不靠人家電動機。”有人說：“我們不做伸手派，不要上級一分錢！”從一九五七年的春天起，他們取消了興建浴室的計劃，給住在廠里的職工做了兩個洗澡木盆，有家的人紛紛舉起手來，說：“阿拉回家洗澡！沒有利潤上繳，還要上級花錢蓋浴室，好意思吧？”這樣，制襪公司撥給的兩千元興建費便節省下來。廠里打算做些凳子給工人們坐着吃飯，工人們說：“成天坐着搖襪子，站一会儿吃頓飯，有什麼關係？”後來，只做了幾條給年老的和懷孕的坐，多數人心甘情愿地一律站着吃飯。能省的他們就省，能干的他們就干，終於在一九五七年度，他們結束了靠電機廠盈利养活的不體面的日子，他們的手搖機搖出了頭，搖出了三千元的上繳利潤，也搖來了兩個表揚獎狀和上海市制襪工業廠際競賽的一面流動紅旗。

三 燒起了烈火

不到兩年的時間，這個廠完全變了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的浪潮里，他們兩百二十個人以更英雄的姿態，在社會主義的大道上向前疾走飛奔。

他們覺得三千元的上繳利潤太少了，平均計算起來，除了休假日，每個人每年工作了三二百二十幾天，有時候還要加班加點，只不過對祖國貢獻出十四塊錢光景，照一九五七年的產量計算，平均每人每年不過織了一百五十多打襪子，這算得什麼？覺得創造了斷筋信號燈，創造了自動撥花，創造了自動噴水器、烘襪箱自動開關，手搖機改成了半自動化，也算不得什麼，產量提高不過三分之一，算得是什麼躍進？算得是什麼革命？

反浪費反保守運動，在這個廠里燒起了烈火。

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一切為了自動化！”

“實現自動化，攆掉手搖柄！”

兩個響亮的戰鬥口號，在小天地里震蕩起來。只是兩天工夫，四千張大字報貼了出來，吃飯間里、車間里、院子里、棚子里、辦公室的桌子上，全給五顏六色的大字報密密層層地糊滿了。四千張大字報有許許多多不同的具體內容，中心卻只有一個：為社會主義向前躍進！

二十九歲的黨支部書記徐國貴下了車間，拿起了手搖柄，學會了織襪子，一個炊事員病了，他下了廚房，燒起飯來。他那瘦瘦的臉上發着光亮，笑容比過去多了，大家看得清楚：他在坐着的時候，站着的時候，走路的時候，都在為這個廠的美麗前程想着心思。

二十二岁的公方厂长高永宽，有了明显的变化，皮鞋不大擦了，身上总是带着参加劳动的痕迹，黎明五点鐘就从抬不起头直不起腰的小閣楼上爬下来，在工人还没有到厂以前，就生好了火爐，工人们一走进車間就感到温暖，手搖机的运轉速度也就加快起来。他今天奔到制袜公司，明天跑到兄弟厂，后天又到机械厂去，一心一意地要搞自动化，要把全部的手搖机換成电动机，把純手工操作改为电气化。“我們的厂长变了，他确实是我們的好厂长。”工人们笑嘻嘻地说。

二十六岁的工会主席陈桂根，是个吃苦耐劳的硬汉子，人生得黑，全身的肌肉发着油光，里面埋藏着使用不完的干劲，他自动地承担起搞翻砂，还有炼鉄、炼鋼的任务，看样子，他很象个鋼鉄工人。工人们說：他那硬头硬脑的脾气，还不曾一下子彻底改掉，但也比过去好得多了。

干部变了样，有了勁，工人们也就活跃起来。

到制袜公司跑了不知多少趟，搞来了两部破旧不堪的电动机，有这样，缺那样，你摸摸，我弄弄，誰也对它没办法。

一个工程师没有，一个技师、技术員沒得，沒有医生，怎能断定是什么病症？

难道就对它没办法了嗎？对再頑强的敌人也不低头，对机器还能屈服？好的坏的对一对，比一比，不就明白坏的坏在何处，伤在哪里了嗎？有人想出了这个主意。

“对！”带头干的高永宽說。

想尽了法子，跑痛了腿，借来了样品——一部完好的电动机。

然而，摸来弄去还是没办法，找到了一点窍门，忽然又塞住了。于是，这个摇头，那个叹气。派出去学了几天装修电机的宋

渭根不声不响，你問他，他說：“没办法，不知怎么回事。”这时候，一泄气就完了，厂长高永寬想到古人說的話：“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”毛主席的話：“打破迷信，敢想，敢說，敢做，”更有力地鼓励了他，他自己动手了，他和陈桂卿、謝永章、茅金培合成一个小組，决定先搞一台，种块“試驗田”。

拆下来，装上去，拆了装，装了再拆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日里搞，夜里搞，一共拆装了二十次，終于通过机身組織的多次解剖，了解了机构的种种联系、关节和每一个机件的用处。

学过几天装修电机的宋渭根和夏春泉，有袜机制造厂两个老师傅不时的帮助、指导，他們的“試驗田”反而落了后，高永寬他們自靠自装修的一台成功了，上了綫，織起了袜子，宋渭根的一台，却还是不听使喚，馬达动了它不动。

能装一台，就能装二十台、四十台、一百台。不要工程师、技师、技术員，一样可以把坏机变成好机，高永寬和陈桂卿他們，常来瞧瞧看看的人們都从此有了这种自信心。

技术革命在这儿开始了。

技术革命的芽儿出了土，“双反”、整风的烈火，炼出了一股革命的干劲，在他們面前，現出了黎明前的一綫曙光。

四 号召大家上火綫

中国共产党徐汇区区委王書記，在一天晚上来到这个厂里，給他們講了話，他說：“……你們停留在手搖机上，能替国家人民作多少貢獻？你們應該也可以作出巨大貢獻，問題在于你們要動脑筋，想办法，拿出工人階級的干劲来，变落后为先进！……”

小天地里沸騰起来，党的声音和他們的声音交融在一起，他

們的心跳蕩了，他們就象電動織襪機一樣，區委書記的話如同開足了馬力的馬達，馬達開動，電動機便疾速地動起來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技術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了。

報名參加這個革命行動的，一個接着一個，手搖機車間的女工顯得特別踊躍。紅榜上寫着陸麗英、陳振芳、柳芝香、鄭婉珍、沈荷秀、袁潔妹、閔彩鳳、金火蓮、張玉珍、錢鳳翠、陳友良、黃思學、李昌全等等五十幾個人，大半是女工的名字。

高永寬挂帥，任委員會的主任委員。

委員會決定從八月一日開始，在一個月內，完成二十台電動機的修理裝配工作。

接着，二十台破旧的睡了多年懶覺的電動織襪機，從制襪公司的倉庫里運來了。

這二十台比最先的那兩台還要糟糕！沒有機筒，沒有鏈條，沒有縫筒架子、皮帶盤子，有的少了菱角，有的脫了螺絲，有的缺十幾件，有的缺二十多件，B字式的K字式的都一樣，五官不正，肝臟不全，銹了、壞了，原都是人家丟棄的重殘廢，不動大手術進行徹底的修理，它們永遠織不出襪子來。

好象事情在故意和他們為難，要考驗考驗他們到底有沒有勇氣和本領似的。

跑遍了全上海，找遍了五金店、機械廠，這里問，那里鉗，機件買不到，也沒有哪個工廠承包定做。

裝修一台兩台，可以東配西搭，拆東牆，補西牆。二十台！四十台！把全廠的手搖機全部換成電動機，至少得裝修一百台！

擺在面前的，是這麼一個大難題！

怎麼辦？

徐国貴想尽了心思，高永寬想尽了办法，大家出尽了点子，沒有解决。如果有人說有許多电动机上的机件埋沉在黃浦江的水底，他們就会不顧一切地鑽到水底下去，把它們撈获起来的。

到一家机械制造厂去見习見习，人家拒絕，說任务紧，沒有時間帶徒弟，到另一个厂里去看看，想画个机件图样帶回来，一位老工人同意了，偏偏碰到一个頑固派——車間主任却不許可，說那是他們的技术秘密。

在党支部委員会上，有的同志皺着眉头，有的同志搔着头发，大家都在挖着心思闖过难关。“勇敢向前！”仿佛从那里傳來了一声响亮的号令，給他們以无限的力量。

“自己搞！”高永寬握紧拳头說。

“怎么搞法？”大家問道。

“翻砂！”他回答說。

“对！自己炼鉄、炼鋼，做模型，造零件！”徐国貴下定决心說。

“我干这个玩意！我們还可以炼鉄、炼鋼！”陈桂根拍着桌子說。

党支部做了決議：为了完成自动化，搞翻砂，装炼鉄爐，发动全厂群众一齐干。

广播室里傳出了党支部的号召：要实现自动化，攆掉手搖柄，就得大家上火綫，人人动脑筋，个个想办法。……

“对！自己搞！翻砂！”众口同声地說。

从来没有想到过，也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，在这个小天地里开始想到做到了。一場小小的紅色风暴，从此掀动起来了。

五 鉄 水 奔 流

在向华丰布厂借用的厂的后院一块小小的空地上，装起了烱鉄爐，爐口張向天空，噴吐着紫紅色的火焰，一爐一爐的鉄水，奔流到鉄罐子里，然后提到翻砂間里，倒进一个一个做好模型的砂箱，澆出一个一个机件来。装配电机需要什么样的机件，这里就立即打什么模型，澆鑄什么样的机件。这里是最緊張的劳动場所，烱鉄爐站在露天的空地上，翻砂間是蘆席棚子，棚子的一角，还蹲着两个烱銅烱鋼精的小矮爐子，破銅、烂鉄、黑砂、黄砂、砂箱、鉄鏟、水桶等等一切原料、工具、人，都挤在这个小棚子的里里外外，你碰我，我撞你的工作着，烈火燒在身边，鉄水流在身边。陈桂根是这个車間的負責人，連他一共九个人在这里劳动，晴天，頂上有烈日炙晒，下面有四百度以上的高热，汗水流在臉上、光赤着的背上、膀子上。他們光着身子，赤着脚在高热爐的旁边劳动，用肉眼朝烈火升騰的一千多度高热的爐口里观察鉄水的烱度，加添煤炭。只有一件防热的石棉大衣，在更多的时候，誰也不去穿它，他們真是赤膊上陣，和鋼鉄在进行战斗。雨天，照样的干，爐子在雨地里噴火，人在雨地里接过鉄水，急步奔跑到棚子里，把鉄水注入砂箱。九个人里只有两个人有点經驗，七个人全是一窍不通的外行，只是在开爐的前几天，到浦东一个农业社里去参观过一次土法烱鉄翻砂，就回来这样动手干了。事有凑巧，老女工叶福珍的儿子是个能手，他从嘉兴来看他媽媽，还带来一个比他技术还要高明的朋友，叶福珍便动員他們两个做了技术教师，帮助做了十来天。現在，陈桂根会了，陈友仁会了，女工楊春芳也会了，她会拌砂、篩砂、会做精巧的模型。她成天地苦干，不声不

响,和所有的男工一样,甚至比某些男工干的生活还要吃重,在高热下面,愉快地进行沉重、艰苦的劳动。这个車間里有个陈左林,是个矮小而結实的硬汉子,手上烫起了泡,脚面上烫坏了一块肉,化了膿,还是翘着脚,一跛一拐地不息地干,提鉄水、澆模子、翻砂箱、加煤、焊鉄、焊銅。現在,他們为本厂澆鑄电机配件,同时还替客車修配厂、大明蜡紙厂、安利袜厂、崇益手帕厂、光明袜厂等二十七家工厂澆鑄鉄的、銅的机件,这个小小的翻砂間成了小小的鉄工厂了,紧靠在他們身边的沪丰布厂的职工們,也学着他們的样,搞起了翻砂焊鉄的活儿来了。陈桂根常常自豪地說:“我們还要炼鉄、炼鋼,为上海今年完成一百二十万吨鋼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!”

六 太阳升起的时候

厂长室沒有了,厂长室里摆滿了电动机,靠窗口还放了一張长台子,装上三个老虎鉗,成了个小銅匠間。科室办公室搬到了吃飯間的角落里,办公室里也給电动机和銅匠間占了去。办公室隔壁的半間小屋,也是銅匠間,院心里仅有一小块空地,又是电动机安放的地方,上面盖着一块大油布,雨天,油布漏水,在每一部机器上再罩上一把伞。晴天也好,雨天也好,这里的电机旁边同时又是个銅匠間。小天地里所有的空間都派了用場,再也沒有一寸一尺的閑地了。晴天、雨天、白天、夜晚,这几个銅匠間无不是挤滿了人,有的拿錘,有的拿鋸,有的拿錘,有的用鉗。沒有車床、鉋床、旋床,一个一个另件的粗坯,都得靠手工加上这些小工具来加工制造。机器的結構是最精密的,厚了一厘一毫装不上去,薄了一厘一毫又不合适,有些件头小到只有小指头那么

大的体积，而且有的象回紋針，有的象菱角，形状弯曲，不規則。把鋼材的粗坯，夹在老虎鉗子上一鏗一鏗地鏗，能工巧手一天只能鏗好四、五个。光是这样的小另件，二十部电机上就需要四十个，也就得有几十个人工来承担这项工作。光是技术組的十来个人手，和参加技术革命的业余劳动的一部分人要在限定的时间里，搞好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另件，是不可能的，尽管他們日里干，夜里干。時間迫近了，八月三十一日完成二十台电机装配工作的日子快到了，人和時間賽跑的时候，時間的脚步仿佛也比平常加快了，有意和人在賽跑似的。党支部書記徐国貴着了急，公方厂长高永寬的臉上冒汗珠，市委檢查团的工作組長向他們提出了問題：“还有一个星期，装好二十台的战斗目标达到达不到？”

一个早晨，徐国貴在广播室里說了話，向全厂宣告装配二十台电机的紧急情况，对大家說：目前最成問題的是另件加工的劳动力不足，需要大家支援，但又不能因为支援电机的修配工作，影响了正常生产。

手搖機車間立即激起了回响，在手搖机喀噠喀噠的声响里，有人叫了起来：

“我們的小組支援一个！她的生产任务，我們全組包下来！”

“我們也去一个！她丟下的袜子大家替她搖！”又一个小組里好几个人同声地說。

“我們支援两个！保証生产任务沒問題！”

一股热流从南車間奔到北車間，又奔到西車間。大字报上了牆：

“我們覺可以不睡，飯可以不吃，支援装配二十台电机的任务一定完成！”

十四个女工走出了車間，站在院子里，大声叫着：

“有什么活，赶快給我們干！”

于是，各个銅匠間涌进了一批新的女突击手，銼呀，鋸呀，鋸呀，銼呀，鋼鉄的磨擦声和手搖机的喀嗒喀嗒声开展了竞赛，車間里外，震动在粗壮的鏗鏘的交响里。

二十九日，技术組的和手搖機車間来支援的許多人，干到了深夜十一点、十二点。

三十日，又是一个整天带上大半夜。

三十一日——装配二十台电机的最后一天到了，这一天的下午三点鐘，党支部办公室里举行着火綫上的紧急會議。

時間就到了，战斗任务必須解决。徐国貴的眼睛閃着逼人的光芒，望着高永寬，高永寬揩拭着臉上的汗水。檢查組的同志們激励說：

“加把勁！困难，我們幫助你們解决！”

看来，今天夜晚，这一仗很难打得下来。

另件还缺少很多，赶不上用，装配的人手过少，装好一部得四个鐘头，現有的会装配的人手，連檢查組的老史在內，只有三个。

“想办法去！”高永寬站起身来，疾步走了出去。

两个小时以后，高永寬走到支部办公室門口，向坐在那里的同志們說：“沒問題，干个通宵，二十台可以装好！”

二十台电动机就了位，在两个临时車間里整齐地排列着，等待装上配件，一装上配件，馬达一响，它們就可以自动起来了。

在車間的小弄堂里，男的女的忙着給它們洗个澡，揩擦着机身和各种配件，螺絲上的黃銹和污垢，它們在灯光下面开始发出了烏光，显出了新的面貌。